

记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选

杨少伟 编

倾听时光低语

河南文艺出版社

编

类

游

目 录

香山碧云寺漫记	端木蕻良 (1)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7)
潭柘寺戒坛寺	朱自清 (12)
阳台山大觉寺	俞平伯 (16)
西山八大处	杨纤如 (20)
外八庙的叙说	杜 江 (26)
正定三日	铁 凝 (37)
夏日飞鸟	林文煌 (43)
五台佛山仿古记	新 辉 (52)
云冈	郑振铎 (58)
玄中寺: 友谊的纽带	新 辉 (75)
山水闺秀竹林寺	叶 簇 (82)
国宝·国魂·中国心	新 辉 (87)
武当召记	郭保林 (93)
重过鸡鸣寺	黄 裳 (96)
豁蒙楼暮色	储安平 (102)
佛眼	素 素 (108)
六朝风月和秋雨意境	君 羊 (112)
访鉴真故里	王西彦 (117)
幽冥钟	汪曾祺 (123)
寒山寺钟声	林 非 (127)

山中杂记	徐祖正 (130)
舍利	羚 羊 (146)
肉身	羚 羊 (150)
游了佛国	巴 金 (155)
佛国初旅	孔另境 (161)
重阳节游灵隐	钟敬文 (171)
天童寺忆雪舟	丰子恺 (175)
不肯去观音院	丰子恺 (178)
江心有寺寺在心	沈诗醒 (181)
饭后钟与高旻寺	徐柏容 (186)
心月	黄复彩 (190)
僧意	叶公觉 (195)
山灵呼唤	洛 夫 (200)
开福寺印象	杨艳杰 (206)
古寺遐想	江 流 (211)
灵泉寺·弥勒	骆 文 (218)
龙门印象	萧 殷 (222)
少林寺走笔	王长合 (229)
山行笔记	周同宾 (232)
仙峰寺沉思	葛兆光 (237)
虔诚	闻树国 (242)
游成都文殊院有感	艾 芜 (246)
空门不空	吴荫循 (252)
山寺絮语	张 放 (256)
乐山“朝佛”	李希凡 (260)
两个大佛	吴冠中 (265)
滇海二记	苏 晨 (267)
朝拜圣山	郗 然 (278)

从德中到青朴——尼姑众生，及一个凡人的叩询

.....	马丽华 (285)
仙游寺	贾平凹 (294)
法门寺	季羡林 (298)
莫高窟	余秋雨 (303)
红尘与净土	程明琤 (310)
青海塔儿寺记游	杜书瀛 (316)

香山碧云寺漫记

端木蕻良

邻翁走相报，
隔窗呼我起。
数日不见山，
今朝翠如洗。

——刘梦吉：村居杂诗

城市里的居民是不能常常看见山的，但是，住在首都的人便会有这种幸福，倘你路过西郊，猛然向西一望，你便会经历一种奇异的喜悦，好像地平线上突地涌现了一带蓝烟，浮在上面的绿树，也几乎是历历可数。当这个时候，你就会记起元代爱国诗人刘梦吉的村居杂诗来：“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你就会恍然地更明白这诗里所包含的感情，就会更爱上这首诗了，多么简单啊，偏偏能道出你心中要说的话来。刘梦吉很爱陶渊明，他有许多诗自己标出是拟陶渊明的。他急着要看山，就是这急得好。原来中国人看山，也并不都是那么“悠然”的呢！

当那西郊的居民或者是一个幸福的过客，纵目望着西山的时候，眼睛就会止不住地看在山腰一片松林上，这一片密密的松林就是驰名的森玉笏，从森玉笏爬上去便是鬼见愁，游过西山的人

常常会以爬到鬼见愁上面引为骄傲的呢！原来香山的最高峰一个是鬼见愁，一个是翠驼子，鬼见愁和翠驼子之间有个山坳，山坳里有个八义沟，八义沟下面有片大松林，松林下面便是碧云寺，这一带都是风景最美的地方。

最早的香山寺，有记载可寻的，是建在一一八八年，这见于孙星衍的《京畿金石志》，那上面记着，香山寺碑，李晏撰，大定二十六年立，见《天下金石志》。元碧云寺碑至顺二年立于香山寺中。又有元碧云寺碑，元统三年立在香山寺中。并且还记有碧云寺卖地幢，末云：卖与中丞阿里吉。还有元耶律氏词刻，在香山七真洞壁上。现在碧云寺里有乾隆时的御制重修碧云寺碑文和两个刻着梵文的经幢。碑文上说元耶律楚材的后人名叫阿利吉的舍宅开山，修建庙宇，那也是根据卖地幢来说的。耶律楚材（一一九〇——一二四四）曾随成吉思汗西征，到过西方很多地方。他的墓现在颐和园里，他的后人开山造寺，想是为先人祈福的。可见西山在当时已大事开发。《马可波罗游记》里面曾提到北海、琼岛，我们今天首都的西苑一带、北海和南苑一带在元代都是御用的池沼园囿。

北京在唐代是幽州范阳郡，宋代改作燕山府。元人本来自称为大朝，所以把京城叫作大都。元杨瑀著的《山居新话》说万岁山太液池都是金代开发的。待到一二九二年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又引了昌平区的水源，扩大了今天的颐和园里的昆明湖。

那时北京的河流池沼多是相通的。在清代由颐和园后宫门出来上船，坐船还可过青龙桥直溯玉泉山。现在青龙桥那儿还有过去泊船码头的遗迹。香山麓下从前也可能聚有河水，因为还有古河道可寻，旧河道旁边还有一口井，井边龙王庙上还有一块碑，叫作“盘河帝碑”，所以这里从前可能叫作盘河。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从碧云寺走到颐和园，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谁知道踏在我们脚下的圆石子，不就是当年郭守敬在察看河道时候所踏

过的呢？而郭守敬也会想到今天北京的人民能创造出像官厅水库那样的水源吗？

今天的碧云寺主要的建筑物多是明代的遗物。从现存的嘉靖九年造的钟，天启四年造的磬，还有崇祯二年造的钟，都可以看出明代历朝对碧云寺都有扩建。正殿的释迦牟尼文殊普贤大势至阿难陀塑像都是明朝塑的，表情生动，线条灵透，人物显出是中国人的脸型，最能表现当时雕塑的风格。正门两厢塑的二金刚力士像和二殿的弥勒佛都是正德时代造的，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这里还有明代的木制的香炉、签筒、烛台，一色红地金漆，都描着夔纹、回纹、串枝连等花纹，形制古朴，一看就是明制。明代监修碧云寺的都是最有权势的内监，魏忠贤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最优秀的工艺工人都是掌握在这批人们的手里。因此，这些制作也必然是当时最优秀工人的最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也是不可多得的，何况是几百年后的今天了。所以这些东西最好都用玻璃罩子罩起来，应该严加保护才是。

从正殿出来，西边便是清代（一七〇八年）建造的罗汉堂，里面有五百零八尊罗汉像，一律都是木胎贴金的，各个姿态不同，是很好的艺术品，但是最具有情趣的，而且创造性地突出了十八世纪中国建筑的特色，我以为是罗汉堂的建筑。真算得上别具风格。这是元明时代的十字楼形的一个发展，朱元璋派人去拆掉的元代宫殿，当时禁城的角楼就是十字形的。后来明朝建的角楼也是十字形的，因为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美的。中国的建筑最讲求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一样好看，而罗汉堂不但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且还加以发挥。这个建筑物，不但不管从东南西北哪方面来看都是一样好看（它没有背面），而且利用容积又是最合理的，照理你应该记得，这并不算大的建筑物里面是容纳了五百零八尊罗汉呢，这真是科学和美结合的好榜样，它把空间和形式利用得这么妥当，可算得我国建筑史上一个好标本。但是

更妙的，是使走进这个建筑物的人，并不容易察觉出它是一个十字形的。假如你也真的爱上了这个建筑物，那你就会发现屋顶上装饰着的五座小白塔，这也是特异的，中央高耸的屋顶上面有一座，四个屋角上面各安一座，它们很像北海白塔的模型。这五座精致的小塔和中国的起脊斗拱的建筑物结合在一起，可能还是第一次吧，但是，它竟会表现得那么成熟，那么应该如此，仿佛只有这样才好。天方艺术的影响就是这样被我们前辈的巨匠接受下来，这正和我们在瓷器方面也创造过一种奇异的青色一样，一般人都管它叫做回青。

从正殿向后面去，便会碰到一座石碑坊，那上面雕的麒麟和北海铁影壁的浮雕是一脉相传的。后面雕着八仙过海，前面雕着八位古人，这八位古人最可注意。他雕的是：狄仁杰、文添（天）样，赵必（抃？），谢玄，陶远（渊）明，诸葛（亮），李蜜（密），（蔺）相汝（如），从这上面的别字看来，可以断定这完全都是按照石刻工匠自己传授的图谱来雕刻的，这个牌坊不仅是人物雕得如生，而且整个白石牌坊都是用云纹填满，在半山腰的绿树丛中，它真的就像是由山里白云堆就的一样。从这牌楼上去，便是中印式的金钢宝座塔，修建于一七四八年。我爬到塔上的时候，正是游人最稀少的时候，一阵鸽铃从我的头顶上斜过，我才看到有一群鸽子正在蓝天上展翅飞翔。我站着的地方正是一个伟大先趋者的衣冠冢，这时，使我默默地复诵他的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而今天中国不只是得救了，而且和世界上进步的力量一道成了世界和平的捍卫者！

待我走下石塔的时候，游人更少了，鸽铃早已不闻，寂寂的堂前只听松树落地有声。一棵由印度传来的娑罗树静植在院子的西边，乾隆曾有御制娑罗树歌，现在在双清别墅里面。这时，太阳西斜，山里已有些阴影了，红鱼在石桥下面浮游，水色深翠，松影在下，愈显得水潭深沉无比，其实这不过是个浅浅的水潭。

夏天的时光，人们都愿意坐在它的周围，吃这里山泉煮水沏的茶。

除了这里引来的一股流泉，碧云寺山门前面还有一道流泉，山后也有一道，无冬历夏，都在奔流，这两道泉水似乎有意地给碧云寺带来更多的美丽，它们就像两串珍珠似地把碧云寺围绕起来。尤其是人们一走到山门前面，悬桥下面，便流泻出碎玉般的一股流泉，叮咚有声，要在夏天顿然使人有种清凉的感觉，禁不住会像孩子似的奔到桥头去看鸣泉下泻。要是在冬天，万物都在封冻了，惟有这注活水依然喷涌不停，而且水边的水草也依然是那么娇绿，人们也还是要奔过桥栏去看的。原来中国人看山看水，也愿看得真认得切，并不是都想隔着一层的呢，据说黄子久就好到泖中通海处（泖就是海湾蓄水的地方）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谗，他还是在看。便是很好的一例。

中国人对山对水的体会特别深特别早，古代人认为玉是山的精华，珠是水的精华，用它们代表山和水的美，后来又用珠玉来形容人。山是高的，水是深的，山和水都是生产的，宝藏是丰富的，又都不是一铲一勺所能影响的，所以中国古语说得好，仁厚的人爱山，智慧的人爱水。我看过俄罗斯山林画家石土金的彩色纪录片，我才知道为什么苏联人民称许他画的内容（只是林木风景，没有人物）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这正和一个中国人，看到黄子久、王蒙的山水画，而唤起对祖国壮丽的山河一种庄严崇敬的情感道理相同。我想，到过香山碧云寺的人，也只有会增加他对人民的首都对祖国对今天的爱，而不会是别的。

香山另外一个优美的去处，也已开放，现在正在修缮中，还没有完工呢，那就是从双清别墅到半山亭、红光寺，直到玉华山庄，这一带虽然没有什么古迹名利，但是都有无限的自然美，一草一木都有意思，特别是双清，要在夏天来到这里，真会感到寒泉齐响，水木生凉。香山的泉水似乎还没有见诸记载，当地的人

管这泉水叫瑶通泉(?)，这泉的流量不大，而又分散为许多泉眼，所以很少有大股水泄出，比起樱桃沟的流水要小得多了。樱桃沟在碧云寺东北方，在一个山环里面，有悬崖，有清溪，有乱石，有古树，在山石坪台上面，还有个小小的花园，有草亭，有石磴，有花有草，人要坐在这个地方看脚下流去的溪水奔腾跳跃，还向乱石丛里拍溅着水花，是谁都会感到生命的欢喜的。我从碧云寺是取道这里回来的，我以为香山碧云寺的游人们，要是从樱桃沟回来，那你便会在北方的山坳里同时又看到了江南的草色波光，当林中传来一两声练鹊的鸣声的时候，使你不能不感到，整个山谷都充满了生命的欢乐。

碧云寺的秋色

钟敬文

这几天，碧云寺的秋意一天天浓起来了。

寺门口石桥下的水声，越来越显得清壮了。晚上风来时，树木的呼啸，自然不是近来才有的，可是，最近这种声响更加来得频繁了，而且声势是那么浩大，活像冲近堤岸的钱塘江的夜潮一样。

最显著的变化，还在那些树木叶子的颜色上。

碧云寺是一个大寺院。它里面有不少殿塔、亭坊，有许多形态生动的造像。同时，它又是一个大林子。在那些大小不等的院子里，都有树木或花草。那些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不少还是活上了几百岁的参天老干。寺的附近，那些高地和山岭上，人工种植的和野生的树木也相当繁密。如果登上金刚宝座塔的高台向四周望去，就会觉得这里正是一片久历年代的丛林，而殿堂、牌坊等，不过是点缀在苍翠的林子里的一些建筑物罢了。

我是旧历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那时候山上的气温自然已经比城里的来得低些。可是，在那些繁茂的树丛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

秋色正在怀孕呢。

约略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

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泉水院前面院子里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它们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地黄的黄，赤的赤了。

可是，从碧云寺的整个景色看来，这不能算是什么大变化，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尽管它已经走近了这种动摇的边沿。

到了近日，情景就突然改变了：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而且它来得那么神速：正像我们新中国各方面前进的步子一样。

我模糊的季节感被惊醒过来了。

在那些树木里变化最分明的，首先要算爬山虎。碧云寺里，在这个院子，在那个院子，在石山上，在墙壁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它那蔓延的枝条和桃形及笔架形的叶子。前些时，这种叶子变了颜色的，还只限于某些院子里，现在，不论这里那里的，都在急速地换上了新装。它们大都由绿变黄，变红，变丹，变赤……我们要找出它整片的绿叶已经不很容易了。

叫我最难忘情的，是罗汉堂前院子里靠北墙的那株缠绕着大槐树的爬山虎。它的年龄自然没有大槐树那么老大，可是，从它粗大的根干看来，也决不是怎样年轻了。它的枝条从槐树的老干上向上爬，到了分杈的地方，那些枝条也分头跟着枝桠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它们的末梢。它的叶子繁密而又肥大（有些简直大过了我们的手掌），密密地缀满了槐树的那些枝桠。平常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它跟槐树叶子的差别。因为彼此形态上尽管不同，颜色却是一样的。几天来，可大不同了。槐树的叶子，有一些也渐渐变成黄色，可是，全树还是绿沉沉的。而那株爬山虎的无数叶子，却由绿变黄，变赤。在树干上、树枝上非常鲜明地显出自己的艳丽来：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深红的、浅红的、金黄的、柑黄的……叶子都闪着亮光，人们从下面向上望

去，每片叶子都好像是透明的。它把大槐树也反衬得美丽可爱了。

我每天走过那里，总要抬头望望那些艳丽的叶子，停留好些时刻，才舍得走开。

像这样地显明而急速地变化着颜色的，除了爬山虎，当然还有别的树木，释迦牟尼佛殿前的两株梧桐，弥勒佛殿前的那些高耸的白果树，泉水院前院石桥边的那株黑枣树……它们全都披上黄袍了，中山纪念堂一株娑罗树的大部分叶子镶了黄边，堂阶下那株沿着老柏上升到高处的凌霄花树，它的许多叶子也都变成咖啡色的了。……

碧云寺的附近，特别是右边和后面的山地上，那些柿子树和别的许多树木……我们就近望去，更是丹黄满眼了。

自然，寺内外那些高耸的老柏和松树之类，是比较保守的，尽管有很少的叶子已经变成了刀锈色，可是，它们身上那件墨绿袍子是不肯轻易褪下的。许多槐树的叶子，也改变得不踊跃。但是，不管怎样，现在，碧云寺的景色却成为多彩的了。这里一片黄，那里一片赤……不像过去那样，到处都只见到青青绿绿的。

这种景象，自然地叫我们想起那春夏之间群花盛开的花园来。可是，彩色的秋林，到底有它自己特别的情调和风格。它的美景是豪壮的、庄严的。花园的美不能代替它，也不能概括它。

我们古代的诗人，多喜欢把秋天看作悲伤的季节。“悲秋”，是我们古诗歌传统上一个最常用的名词。引起诗人们伤感的自然现象，当然不是单纯的，草木的变色和零落，却可以说是当中有力的一种。我们知道，过去许多“悲秋”的诗篇或诗句，多半是提到“草木黄落”的景象的。

其实，引起人们的伤感，并不一定是秋天固有的特性。从许多方面看，它倒可以说是叫人感到愉快的一种时辰。在农业经济上，秋天是收成的季节；在气候上，在一般自然景色上，秋天也

是很可爱的（这，你只要把它去跟接着来的冬天比一比就得了）。古人所谓“春秋佳日”，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句赞语。

我们还是谈谈叶子变色的话罢。

在夏天，草木的叶子都是绿油油的，这固然象征着生长，象征着繁荣。但是，从视角上说，从审美的眼光上说，它到底不免单调些。到了秋天，尤其是到深秋，许多树木的叶子变色了，柿红的、朱红的、金黄色、古铜色的、赭色的，还有那半黄半绿，或半黄半赤的……五颜六色，把山野打扮得像个盛装的姑娘。加以这时节天色是澄明的，气候是清爽的。你想想，它应该怎样唤起人们那种欢快的感情啊！

自然，我们晓得古代诗人所以对秋风感喟，见黄叶伤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原因的。在过去的社会里，诗人们或因为同情人民的苦难，或因为叹惜自己阶级的衰败，或因为伤悼个人遭逢的不幸……那种悲哀的心情，往往容易由某些自然现象的感触而发泄出来。加以他们对自然、社会的知识的局限，就更加加强了这种情思的表现。他们对于变色或凋零的草木感到悲伤，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现在，造成过去诗人哀感的那种社会根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对于事物也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能力。今天，我们的诗人，我们的广大人民，都以饱满的精神，健康的思想，参与着雄伟的新社会建设工程。美好的自然景象，对于我们只有激起欢乐的情怀。旧诗词中那种常见的哀愁，跟我们的诗的灵感是缺少缘分的。

就说在古代，也并不是所有的诗人，或诗人们的一切作品，对于那些变了色的叶子都是唉声叹气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句），这固然是明白地颂扬红叶的美丽的。“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苏轼句），诗人对于那种江南秋色，不正是带着羡慕的神气吗？此外，如像“红树青山好

放船”（吴伟业句）、“半江红树卖鲈鱼”（王士禛句）……这些美丽的诗句，都不是像“满山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那样饱含着哀伤情调的。大家知道，“现在”跟“过去”是对立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又有着一脉相联的源流。因此，即使是生活在旧时代里的诗人，对于某些事物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正常感情。我们没有权利判定，过去一切诗人对于红叶和黄叶的美，都必然是色盲的。

我不是什么老北京。可是，凭我这些年来的经验，我敢大胆地说，秋色是北京最可爱的一个季节，尽管我们还嫌它的日子短了些。当这房子里火炉还没生火，气候凉爽可是并不寒冷的时候，观览香山一带（包含碧云寺在内）自然的丰富色彩，正是北京市民和远方游客一种难得的眼福。让古代那些别有怀抱的伤心人，去对叶子叹息或掉泪吧！我们却要在这种红、黄、赤、绿的自然色彩的展览中，作个一纵情的、会心的鉴赏家！

潭柘寺戒坛寺

朱自清

早就知道潭柘寺戒坛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潭柘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地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罗里罗唆龌里龌龊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妙。躲懒的人念成“潭拓寺”，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咬嚼或吟味了。还有在一部诗话里看见近人咏戒坛松的七古，诗腾挪夭矫，想来松也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

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住潭柘好，有的说住戒坛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筋疲力尽，再没兴致玩儿；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搁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

前，戒坛寺在后，想着戒坛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潭柘，因为一天回不来，必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雇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雇驴的时候，才知道戒坛去便宜一半，那就是说近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逞起能来，要走路。走罢。

这一段路可够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教人心烦。又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黯淡的深灰色，教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地雇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东路。就这么着，有一回还几乎让风将驴吹倒；若走西边，没有准儿会驴我同归哪。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极是雅事；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要掏手巾擦干。当其时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

东边山峰渐起，风是过不来了；可是驴子也骑不得了，说是坎儿多。坎儿可真多。这时候精神倒好起来了：崎岖的路正可以练腰脚，处处要眼到心到脚到，不像平地上。人多更有点竞赛的心理，总想走上最前头去；再则这儿的山势虽然谈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巉刻的地方有的是。我们说这才有点儿山的意思；老像八大处那样，真教人气闷闷的。于是一直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坎儿路比风里走过的长一半，小驴毫无用处，驴夫说：“咳，这不过给您做个伴儿！”

墙外先看见竹子，且不想进去。又密，又粗，虽然不够绿。北平看竹子，真不易。又想到八大处了，大悲庵殿前那一溜儿，薄得可怜，细得也可怜，比起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进去过